

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报告

“十三五”时期 劳动力市场转型 对策研究

STRUCTURAL CHANGES IN LABOR MARKET
AND POLICIE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都阳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前 言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位学者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就国家实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行了多项专题研究，包括《“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趋势和思路》《“十三五”及2030年发展目标与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及对策》《“十三五”时期老龄化形势与对策》《“十三五”时期促进服务业发展改革研究》《步入“十三五”的财税改革》《“十三五”时期劳动力市场转型对策研究》《“十三五”时期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政策》《“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思路》《“十三五”时期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资源环境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研究》《“十三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环境和重大问题研究》。

这些报告是国家级智库深度剖析“十三五”规划、参透中国未来发展大势的精品著作，深入分析了未来五年以及更长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趋势和问题，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思路 and 对策，对于我们理解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选择，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和战略部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摘要

“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放缓，但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保持稳定，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劳动力市场预期指标可以顺利完成，但是“登记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作为规划指标不仅难以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也难以体现规划的指导作用。

“十三五”期间需要彻底改革就业规划和劳动力市场监测体系，建立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常态、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指标与监测体系。新的规划与监测体系应该放弃报表统计的调查方式，代之以住户和企业抽样调查；以“调查失业率”代替“登记失业率”；以“非农总就业”代替“城镇新增就业”。同时，需要加大信息收集、公布的频率，丰富其他反映劳动力市场动态变化的指标。

“十三五”期间应着力化解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潜在风险。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对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刻不容缓的要求，并加大了结构性失业发生的风险，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对劳动力市场即将面临的挑战，“十三五”规划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通过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扬造成的压力，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第二，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为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人力资源基础；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努力实现安全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目 录

一	“十二五”就业规划落实情况	/ 001
二	“十二五”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变化	/ 004
三	建立顺应新常态的劳动力市场规划与调控体系	/ 009
四	“十三五”就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 014
五	“十三五”就业发展战略的推进路径	/ 023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冲刺阶段。以 2005 年购买力平价计，2014 年我国的人均 GDP 水平超过 8400 美元。如果在“十二五”后期及“十三五”时期，人均 GDP 能够保持年均 7% 的增速，那么 2020 年以 2005 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 GDP 将达到 13500 美元（PPP）。

然而，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使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条件与快速增长时期迥然不同。妥善应对劳动力市场转折所引发的挑战，是“十三五”时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对促进就业创业做出了全面部署。本文在回顾“十二五”时期就业情况的基础上，对“十三五”时期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提出政策建议。

一 “十二五”就业规划落实情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维持稳定的就业形势，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任务。“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此提出了两个预期性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要求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 以下，“十二五”期间的新增就业人数 4500 万，即相当于每年新增就业 900 万人。

从实际完成情况看，2011~2013 年，每年年末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 4.1% 以下，2014 年第三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7%。截至目前，登记失业率远远低于“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 5% 的预期目标。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系统公布调查失业率，但根据一些正式发布的信息，调查失业率也处于低位。国家统计局对 31 个大中城市的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调查失业率水平总体稳定，略有下降。从 2014 年 3 月至 6 月，月度调查失业率分别为 5.17%、5.15%、5.07% 和 5.05%。

城镇新增就业指标完成的也很顺利，2011~2013 年，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 1221 万人、1266 万人和 1310 万人。2014 年前三个季度，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1082 万人。因此，截至 2014 年第三季度，已经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4879 万

人，完成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要求。总体上看，“十二五”期间，预期性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图1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形势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十二五”时期，求人倍率^①基本维持在1以上，劳动力稀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基本稳定，是在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各个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处于8%以下的低位水平，而求人倍率却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前三个季度，GDP的增长幅度分别为7.7%、7.4%和7.4%，求人倍率分别为1.11、1.11和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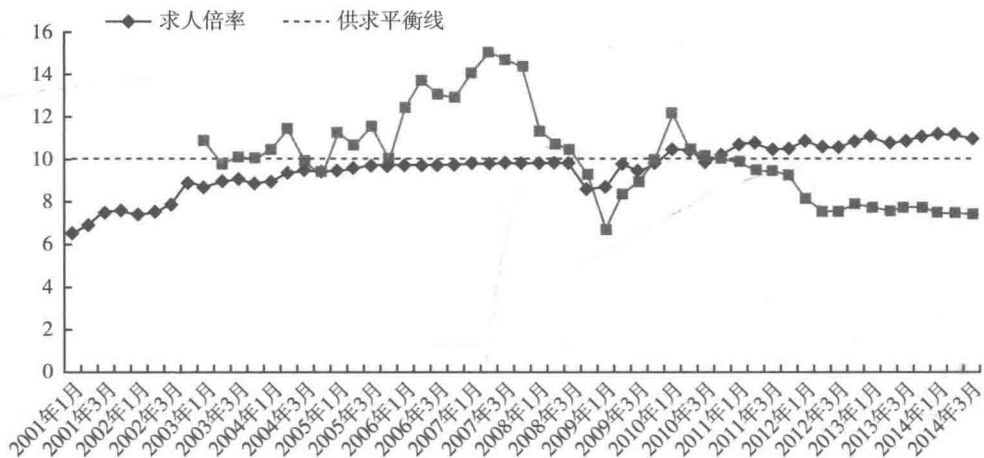


图1 分季度求人倍率与经济增长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中国就业网：www.chinajob.gov.cn。

“十二五”期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稳步增加，2011~2013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分别为15863万人、16336万人和16610万人。外出农民工数量的逐年增加一方面反映了非农就业市场的稳定形势，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劳动力市场总体上的根本转变。这种情况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其他时期未曾出现过的。

① 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上岗位空缺的数量与求职者人数的比，它反映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对比情况。求人倍率大于1，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劳动力市场的岗位数量大于求职的人数。

因此,实际的就业完成情况已经大大超出了“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预期目标。不过,在评估劳动力市场形势及政府所应完成的预期目标方面,以下问题更值得关注。

首先,两个预期指标本身并不能恰当、全面地反映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因此,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难以用来评估就业状况。在考察失业情况时,使用的是登记失业率^①,其定义与国际通用的失业率定义有较为明显的差别,而且登记失业制度仅覆盖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员,不适用于1.6亿外出农民工,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及其变化难以得到有效反映。此外,登记失业是以“登记”为基础,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是否就业。

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以及人口转变进程的加速,以“城镇新增就业”来指导就业问题也缺乏针对性。该指标难以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数量的净变化,指标的采集依赖于报表系统逐级上报,数据的可靠性堪忧。

其次,即便是以登记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作为预期指标,具体目标的设置也过于宽松,对就业工作的指导意义不强。例如,在过去30年内,无论就业形势多么严峻,登记失业率从未高于5%,最近十年也一直低于4.3%。显然,以5%的登记失业率作为预期目标,其实际的指导意义有限。

最后,在“十二五”的后期以及“十三五”期间,劳动力市场政策及就业优先战略应该着力面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防范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

以不变价格计算,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了15.1%和8.9%,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加大了稳定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同时,由于经济结构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尚未实现,加之高校扩张后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大学生就业形势在“十二五”后期将更加严峻。这些结构性的就业问题,难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得到根本解决,而需要靠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十二五”后期,加强经济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配合非常必要。

^①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而登记失业人员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

二 “十二五”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变化

“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劳动力短缺的频繁出现以及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扬。2001~2006年，农民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6.7%；而2007~2012年增长到12.7%。同时，非农劳动力市场上对农业劳动力逐渐增加的需求，不仅从数量上导致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也在价格上推动了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工资趋同。根据国家发改委“农产品成本监测”资料，我们以农业中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的平均雇工工价反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平均成本，以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提供的农民工工资信息反映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可以发现二者呈现明显的趋同。2001年，农民工平均日工资水平高出农业中雇工日工资35.8%，到2003年二者的差距达到峰值42.5%，随后，二者开始趋同。2013年，农民工平均日工资水平仅比农业雇工日工资高出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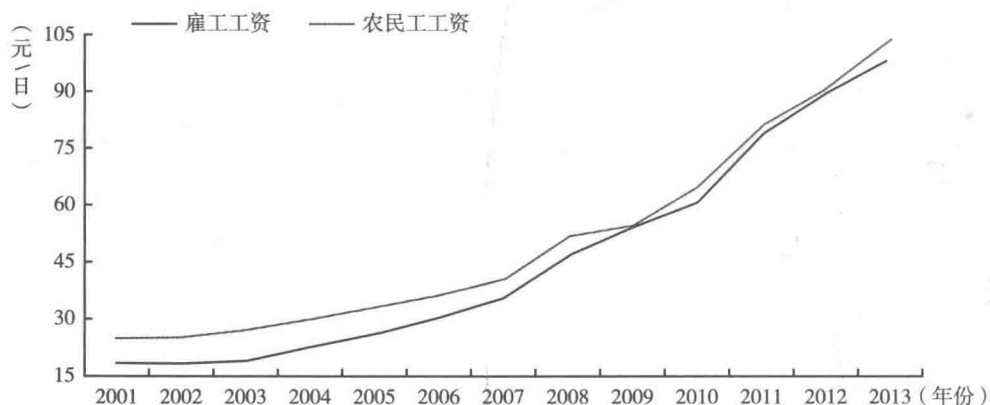


图2 农业雇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

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对于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经济影响明显。一旦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升级的压力将大大增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图3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即人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均产出之比）的变化情况以及与一些主要的制造业大国的比较。图3（a）显示，“十一五”时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总体保持同步增长，但在“十二五”时期，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涨幅，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明显上升。图3（b）显示了主要制造业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美国的比较（以美国为100，而且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水平在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中国自2004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其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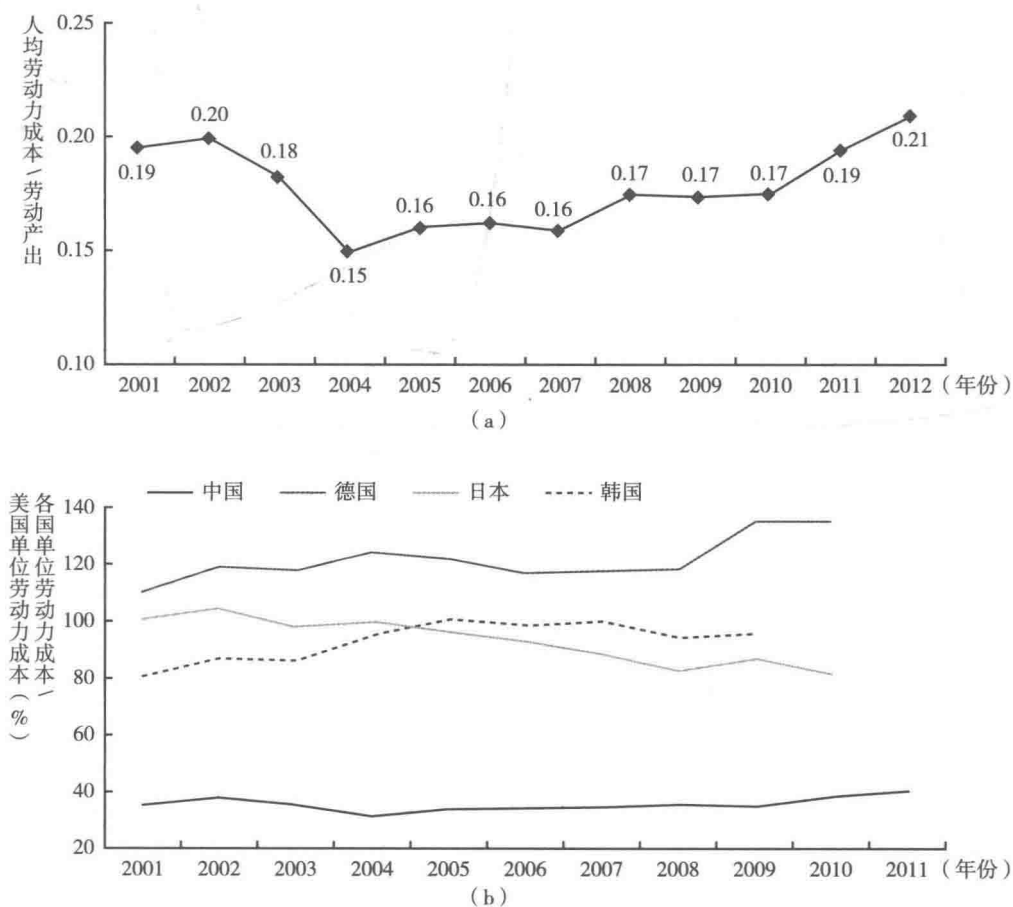


图3 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及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

位劳动力成本相对比重则由2004年的31%逐渐上升到2011年的40%。中国如果不加快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劳动力绝对成本会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另一方面,系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机制尚未形成,无法站在制造业微笑曲线的两端,很容易形成比较优势的真空,并影响经济增长。

在“十三五”时期,是否能够稳妥应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将是关乎我国是否能够顺利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问题。

第一,在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的变化的因素中,人口因素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稳定性,其变化趋势也容易掌握,我们可以预期,在“十三五”期间人口结构变化将持续发生作用,并导致劳动力供给偏紧的形势延续。

图4描绘了21世纪头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可能变化情况。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总量开始呈下降趋势,2013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前一年下降了244万,2014年又下降了371万。由于人口因素是短期内不可改变的稳定因素,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趋势仍将维持。根据人口预测数据,2015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仍会较2014年下降275万。如果以劳动年龄人口中劳动参与率较高的20~59岁年龄组来观察,有效劳动供给减少的趋势将更为明显。“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劳动力人口变化最迅速的时期,由以前每年超过1000万人的增幅,迅速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而该年龄组在2015年将比2014年减少99万人,而2014年该组别的人口较前一年减少了65万人。“十三五”时期的大部分年份中20~59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处于零增长或略有下降,其中,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将呈减少的趋势。

根据我们的测算,最近五年非农部门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27(即非农部门的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7个百分点),且波动很小。以此为依据,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可以产生潜在的就业岗位在950万左右。可以预期,在就业弹性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供给格局总体偏紧,目前出现的工资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在“十三五”期间仍将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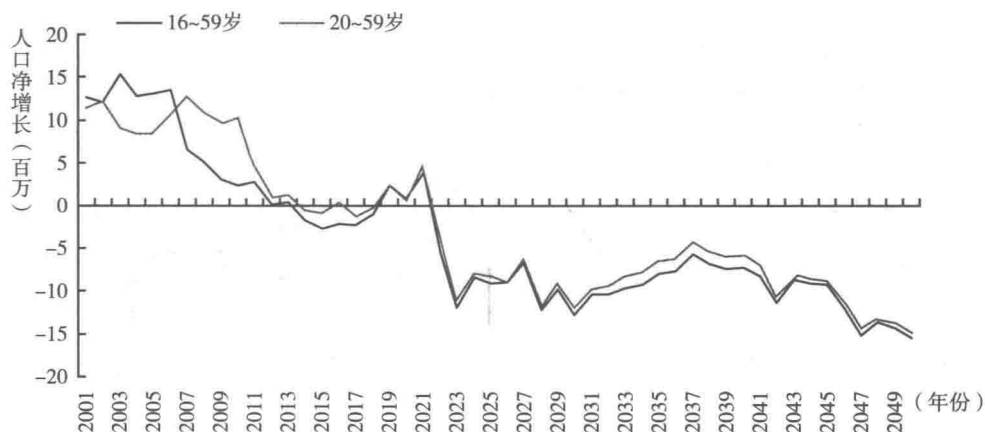


图4 2001~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

第二，在“十三五”时期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要注意防范可能加大的结构性失业的风险。从世界范围看，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并不鲜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其资本和劳动相对关系发生变化，并由此诱发了技术偏向型的技术变迁。而这种技术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不断增加，低技能的普通岗位则增长缓慢。这时，就不难看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他们的失业率较低，而且有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快的工资增长。同时，接受更高教育的劳动者由于其人力资本投资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形成了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

而由人口因素推动的劳动力市场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则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增加了教育的机会成本。我们的研究已经发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呈上升趋势。显然，如果不及时进行政策干预，在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之后，我们将面临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局面。换言之，如果不充分考虑目前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所隐含的风险而未雨绸缪，“十三五”时期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将会增大。

第三，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跃入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

部分拉美国家和南亚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东亚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后期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只依赖生产要素投入。

在改革开放的前20余年,由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通过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和流动,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发现,由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转折性变化,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工资(边际劳动生产率)趋同,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如表1所示,在“十五”期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1%,到“十一五”期间下降到3.4%，“十二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2.2%。随着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加剧,在“十三五”时期通过劳动力再配置获取的TFP将更加艰难,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提高已经转移的劳动力在新岗位上的生产效率。

表1 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单位：%

年份	经济增长率	再配置贡献	再配置贡献占增长比重
2001	8.3	1.13	13.6
2002	9.1	1.64	18.0
2003	10.0	1.53	15.3
2004	10.1	0.95	9.4
2005	11.3	1.06	9.4
2006	12.7	0.84	6.6
2007	14.2	0.52	3.6
2008	9.6	0.35	3.7
2009	9.2	0.05	0.6
2010	10.4	0.27	2.6
2011	9.2	0.11	1.2
2012	7.7	0.09	1.2
2013	7.7	0.31	4.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

第四,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化,我国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矛盾多发期,在“十三五”期间维持和谐劳动力市场的任务更加艰巨。伴随着劳

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力量日益增强,对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的预期也逐步提高,劳动力市场也随之进入矛盾多发期。“十二五”期间,劳动争议的数量明显提高,可以预期,“十三五”时期维持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形势。

三 建立顺应新常态的劳动力市场规划与调控体系

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也进入新常态。劳动力市场新常态的突出特点就是在劳动力总体供求关系上告别了劳动无限供给的时代,新古典机制在就业决定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将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了顺应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转折性变化,在制定和落实“十三五”规划时,需要改革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监测与调控体系。这就需要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就业统计与监测体系以及就业调控目标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建立起与新古典特征相适应的指标监测与调控体系。

(一) 实现规划与市场经济的兼容

在“十三五”规划中,改革规划目标,放弃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沿用至今的规划指标,代之以在市场经济国家广泛使用的就业调控与检测体系和指标。如前所述,在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中,“新增就业”和“登记失业率”一直是主要调控目标。这两个指标已经严重脱离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实际需要,不能真实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情况。相形之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摸索出一整套监测和调控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我们在今后的规划工作中应该积极予以吸收和借鉴。

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规划除了指标的设计不合理外,指标统计和采集的方法也缺乏科学性,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瞬息万变的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信息需求,以此作为调控与治理基础,必然会产生不必要的信息失真或信号扭曲。具体来说,劳动力市场指标和信息统计、采集,应该以科学的抽样调查为基础,而不宜沿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的报表系统。

（二）加强就业规划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关联

就业规划不仅要监测和调控劳动力市场，更要注重就业与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关联。因此，除了就业总量和失业率外，我们还需要掌握工作时间、失业时间、失业与就业转换、企业雇佣与解聘等一系列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分析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准调控的目标和方向。

同时，劳动力市场指标作为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缩短信息采集的周期，加大信息发布的频率，更及时地反映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发生的变化。目前，经济增长、投资、价格水平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已经实现了季度乃至月度的采集与公布，而劳动力市场指标采集周期则相对较长。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努力改变这一状况。

（三）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符合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监测体系

积极借鉴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的经验，努力在“十三五”期间建立起与新常态相适应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监测与调控体系。该体系需要以抽样调查为基础，以就业与失业监测为核心，全面及时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

失业

基于科学的抽样方案的住户调查是获取调查失业率信息的基础。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以调查失业率作为劳动力市场监测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指标。国家统计局已经持续开展了多年的劳动力市场调查，近年来还在31个大中城市开展了月度失业率调查。应该说，以调查失业率作为就业规划和监测的基础条件已经成熟。通过扩大调查范围、完善调查制度、优化抽样方案、加强质量控制、提高调查频率，目前的失业监测体系完全有能力达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监测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动态最重要的指标，但仅仅以失业状况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是不够的。通过以下几个指标，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以及潜在失业的状况与性质。

关于失业，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失业数量的多少（失业率），还需要了解失业的性质如何，尤其是失业了多长时间。一般来说，在劳动力市场萧条的时

期,长期失业会增加。因此,一旦长期失业率显著提升,就意味着经济结构性转换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在提高。治理失业的政策手段也应该以此为目标。

劳动参与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性指标,是指包括失业和就业的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换言之,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有多少劳动年龄人口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提高劳动参与率就显得尤其重要。

兼职率反映了潜在失业的程度。因为,因经济原因的兼职,反映就业不充分,该比例的上升,意味着未来失业率存在上升的潜在风险。

就业

就业监测最主要观察经济中就业岗位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规划中使用的“城镇新增就业”,只统计了增加的岗位,而没有考虑损失的岗位,其实并不能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岗位的动态变化。建议在“十三五”期间,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住户调查体系,以科学的抽样方法,有效监测包括广大农民工在内的就业群体,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就业总量的变化。

除了就业总量关系以外,我们还需要知道就业岗位变化的构成。因此,需要在就业指标里观察企业部门和公共部门就业的变化情况。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非正规就业往往在就业中占较大比重。非正规就业比重的变化也是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反映。一般而言,当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需求开始减少时,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会开始上升,当经济扩张、企业雇佣需求增加时,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会趋于下降。

工作时间

通过观察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变化,不仅可以更准确地度量劳动力投入的程度,也可以更细致地观察劳动力市场就业变化的方向。一般而言,由于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存在,就业需求的减少并不一定通过岗位减少来反映,雇主可能首先缩减劳动时间,来应对需求的下降。因此,劳动时间的变化可以成为就业需求监测以及宏观景气变化的先行指标。

同时,区分生产型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也是必要的,前者可能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更直接的反应,因此,也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提前预判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向。

劳动力供求

作为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先行指标，以求职者人数和招聘岗位数的比率计算的求人倍率，已经得到使用。在“十三五”期间，需要进一步优化该指标的信息采集体系，加强既有数据的开发利用，提高数据发布的频率。具体来说，对目前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收集并公布求人倍率数据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需要进一步拓宽数据的采集渠道。目前，职业供求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举办的职业中介机构，考虑到就业中介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靠，新型媒体也在就业中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十三五”期间，可以扩大就业供求信息的收集范围，以更全面地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实际状况。

其次，就业供求变动是判断就业/失业状况的先行指标，因此，有必要加大采集与公布的频率。目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季度公布一次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到月度公布。

最后，利用就业中介提供的就业供求信息的一个缺陷是样本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即只有在职业介绍机构登记的个人和岗位信息，才被统计，因此，有必要辅之以企业和个人调查信息，完善该指标。

雇佣与解雇

通过雇佣与解雇的信息可以直接地观察不同周期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岗位变化，尤其是有多少劳动者由失业状态转化为就业状态，以及在最近的观察周期内失去岗位的人占就业的比重。同时，我们也需要掌握失去岗位是因为主动离职，还是因为被动解雇。

企业用工计划

企业用工计划是反映未来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前瞻性指标，对于失业预警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相机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该指标具有及时性、短期性，因此，需要以较快的频率获取数据，并及时公布。目前，国家统计局的企业景气调查已经具备收集该类信息的基础。

（四）统计信息的开发利用

建立符合劳动力市场新常态的规划与监测体系，需要整合现有统计资